

【日】东山魁夷著

陈月吾 朱训德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与风景的对话

我拥有一颗不露于外的深邃的心。

在与无声的风景

的对话中，默默地

认准自己的路……

我不愿失去一颗纯洁

的心，一颗把美看作

素朴的生命所感动的心。

風景との対話

與風景的對話

与风景的对话

〔日〕东山魁夷 著

陈月吾 朱训德 译

出版者：湖南美术出版社（长沙市人民路61号）

责任编辑：刘勉怡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9万 彩图：4页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册

ISBN 7-5356-0234-7 / 1·194 定价：2.90 元

一本优美而极富内涵的书

川端康成

一本美丽而清雅的书。读着她，自然的清福似清澈的流水在内心流淌。这是东山魁夷——一个风景画家半生的回忆，心灵的周游，作品的自我诠释，使人觅到了画家追求美的精神和验证美的本源的历程。散文诗般的文笔体现了作者平和静明的胸襟。

东山魁夷以自己的体验和修养在东西（东洋、西洋）南北（南欧、北欧以及日本的南和北）遨游，对文学和音乐的挚爱和理解使他更广博。在《与风景的对话》里丰富而又准确地构成了一个日本画家、风景画家对命运的觉悟，和对日本美的认识。将旅行看作人生和艺术，将流转无常视为人的命运，将孤独和忧愁深深地埋藏起来，贯彻对万物肯定之意志，不断保持对自然的清新感受和诚实的爱情，是生命旺盛的风景画家东山魁夷的本质在本书中高奏出的使人感到亲切的曲调。

这是一本优美而极富内涵的书。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著名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序　　言

东山魁夷

《与风景的对话》是一九六七年出版的。这本书写了我作为一个画家寻求美的心理过程，当时，我根本没想到它会这么受到大家欢迎。特别是这次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我感到很高兴。

这本书是在画唐招提寺障壁画之前很久写的，那时还没开始去中国旅行，领略中国的宏伟景色，也还没和中国人民有亲切交往。因此，书中几乎没有关于中国的记述，只是在《东方和西方》一章里，比较东洋和西洋的风景画中，表示了我对中国画所怀的尊敬之情。

在世界美术史中，风景画这一门类滥觞于中国，从六朝到唐代兴盛发达，到吴道玄时代已有

很出色的风景画了。

在西洋，风景画自文艺复兴特别是在北欧发展起来，但到十七世纪才画出纯粹的风景画。这说明中国人和西洋人对风景关注的差异及其自然观的差别是多么大。

日本的风景画自奈良时代学了唐代的画风以来，受到了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中国画的巨大影响。但也一直在努力以保持日本的特色。

《与风景的对话》是我在刚刚战败的绝望中，和自然接触，使我感到和万物的深刻联结，它是作为一个画家孜孜不倦地一步步走过来的我的灵魂的告白。

最后，在本书中文译文出版之际，向为该书的翻译和出版尽力的朱训德先生，陈月吾女士以及有关的先生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风景顿悟	(1)
第二章 寒冬的山上	(11)
第三章 静寂的河边	(21)
第四章 一条大路	(29)
第五章 波涛	(39)
第六章 东方和西方 (之一)	(49)
第七章 东方和西方 (之二)	(61)
第八章 东方和西方 (之三)	(71)
第九章 光与影	(85)
第十章 风景写生展	(97)
第十一章 忆先生	(103)
第十二章 回归	(109)
第十三章 红与黑	(117)
第十四章 寒冬的东京	(127)
第十五章 日月四季	(137)
第十六章 严峻的道路	(147)

第十七章	回顾和出发	· · · · ·	(163)
第十八章	万绿新	· · · · ·	(171)
第十九章	白夜的魅力	· · · · ·	(177)
第二十章	森林和湖泊之国	· · · · ·	(191)
第二十一章	北欧旅行的终结	· · · · ·	(219)
第二十二章	古都慕情	· · · · ·	(231)
第二十三章	永恒的大海	· · · · ·	(239)
后记	· · · · ·	· · · · ·	(247)
原版后记	· · · · ·	· · · · ·	(249)
译者的话	· · · · ·	· · · · ·	(251)

彩图

残照

道

晚照

光昏

青响

秋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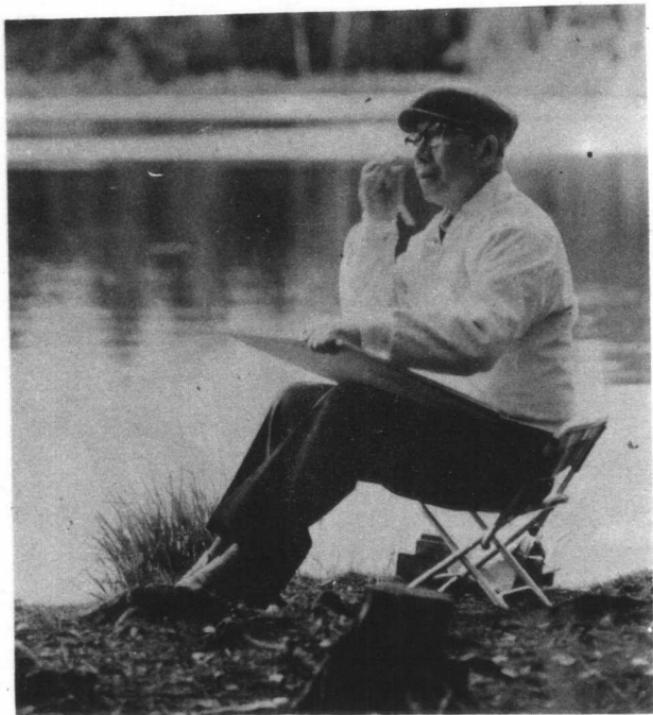
冬华

封面 山洞 (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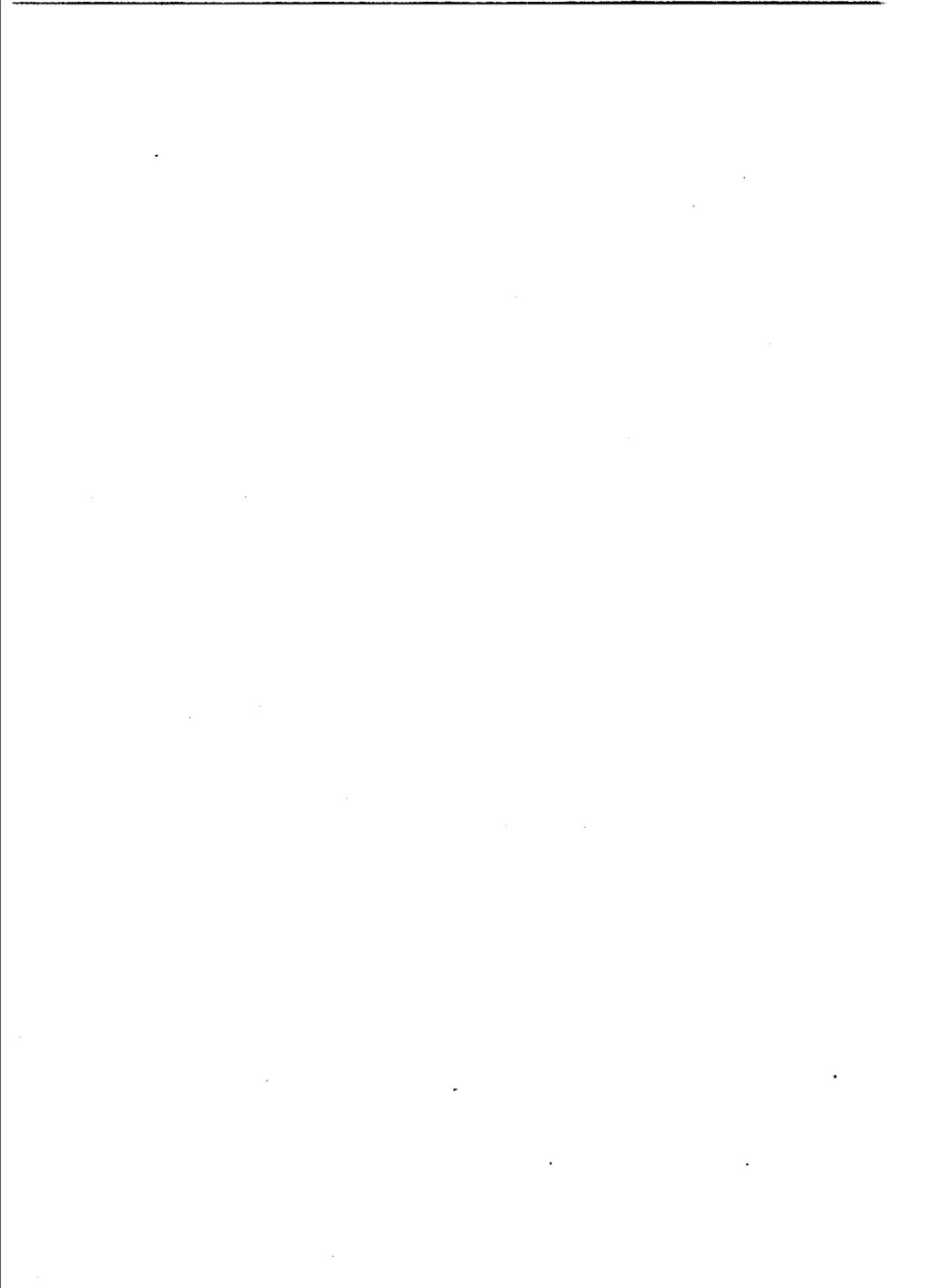
扉页题字 东山魁夷

第一章

风景顿悟



作者在湖畔写生



以往，我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旅行，而且，今后还将继续旅行下去。旅行，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我想，是将孤独的自我置身于大自然中，以求得精神的解脱、净化和奋发，是为了觅寻显露在大自然中的生之证明吧！

生命究竟是什么？我在某个时候降临于世，转瞬，又将飘往别处。没有常住之世，常住之地，常住之家。我觉得，唯有流转无常才是生命的实质。

我不是因为自己的意志而生，也不会依自己的意志而死。那么，现在活着似乎也有一个清醒的意志在起作用。所以，就连绘画也是如此。

我将说些什么呢？我以为，竭尽全力而又诚实地生活，这是可贵的。同时，我觉得只有这才是我生存的唯一意义。当然，这是以上述认识为前提的。

我的生命被造就而出，就同野草一样，同路旁的小石子一样，一旦出生，便想在宿命的世界上竭力以存。竭力以存虽难，但只要意识到被造就出来这一点，就多少会得到一些解救。

我的生活态度就是如此，并不怎么振奋。这是我天生的性格，加上几经挫折的苦恼的结果。童年期至青年期我一直体弱多病。从懂事起，我

就始终把父母的爱与憎视为人世间的宿命和造孽。我拥有一颗不露于外的深邃的心。我经受了思想形成期的剧烈动荡，兄弟的夭折，父亲产业的破产，艺术上漫长而痛苦的探索，战争的惨相。

但是，对我来说，也许正是如此，我才真正捕及生命的真知。我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承受住了种种磨难。这与其是靠意志坚韧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懈努力这种积极精神，勿宁是靠我对一切存在所持抱的肯定态度。这种肯定态度不知不觉已成为我精神生活的根柢。少年时代，我曾怀疑一切，对所有的存在都不信任，甚至无法对付难以忍受这种不信任的我自己。但是，有一种谛念在我心中扎了根，成为我生命的支柱。

我曾花费了大半年时间，伫立在人迹罕至的高原之上，凝注天光山影，饱吮草木的气息。那是昭和①十二年到十三年的事。我尚未结婚，租赁幼儿园的一间房子住着。这是在八岳高原，森林华郁的一隅。我一朝发现了我所爱慕的风景，一年中便跑上去十几次。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去观赏我所熟悉的一草一木随着季节的替嬗而变化的情景。

寒冬早该过去，而高原之春却姗姗来迟。寒

风吹着，赤岳和权现岳一片晶莹，威严冷漠，只有落叶松萌出一点点黄褐色。高原上残雪遍布，仿佛被什么压碎了一般。而不可思议的是，去年的芒草仍在雪地里纤纤挺立着，经过一个狂风暴雪的冬天，连结实的枞树也折断了枝条，这纤弱的芒草为什么却这样昂然挺立呢？

春天一到，草绿花开。红的，黄的，粉绿的，嫩绿的，银白的，金黄的，汇成一支丰富多彩的交响曲。在盛开着素净的白花的小梨树下，嗡嗡嘤嘤的蜂虻举行弦乐合奏。黄莺和布谷鸟在表演二重唱。还有那美艳的杜鹃花，华贵的莲花杜鹃，绚丽的满天星，清秀的野蔷薇。

雾霭飘流，雨声淅沥。夏阳辉映，热气蒸腾的原野上，牧马的脊背闪闪发光。骤雨倾注，雷声轰鸣，晴朗的念场高原升起一架灿烂的彩虹。

薊草长高了，松虫草开花了。天空湛蓝清朗，透明的薄云缓缓飘动。落叶松显出黄褐色，白桦树晃着耀眼的金光，白色的芒草穗随风摇曳。天空乌云密布，雪花纷飞，大地上一片深深的积雪。枞树看上去显得黑魃魃的，雪地上斑斑点点地交错着鸟、兔的足迹。落叶松怕冷似地颤栗着，时而将身上白粉般的细雪簌簌抖落下来。

不久，春天又一次返回高原。那些芒草，下

雪时也不曾倒伏，只是被逐渐累积的雪层完全盖住，等到冰雪融化，又渐渐地露出头来。就这样迎来了春天。看到这些纤细柔弱而听天由命的坚韧不拔的草木，我深为感动。

那时我想，我的作品为什么不够精练成熟呢？我的心是那样紧密地贴合自然，我的观察并不限于肤浮的表面，应该说是达到相当的深度了。尽管如此，我仍然无力将我的感受真挚而细致地描绘出来。是因为我的表现技巧拙劣吗？不，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问题。

我奔跑着，汗水混杂着尘土。脚下散乱着烧焦的瓦片，尘雾纷扬。我们一群人穿着又脏又破的衣衫，虽说是军队，形容却委实凄惨。战争结束前夕，我被应征入伍，编到千叶县的柏树团，第二天又马上遣派到熊本。在那里，我们每天要进行抱着炸弹去炸毁装甲车的训练。有一天，我们去清理焚烧过的街道，归途中，我登临了熊本城的天守阁遗迹。

我怀着如醉如痴的心情奔跑着，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而陶然酣醉。我蓦然看到了，看到了生命那奥妙的光影。

站在熊本城楼眺望，越过肥沃丰厚的平原和高低起伏的丘陵，眼前是一片豁然舒广的天地，

远处的阿苏山隐隐约约。好一派壮观的景色呀！然而，它对我这个常旅行于外的人而言，并非格外奇特。可为什么？为什么此刻我却偏偏感动得泪水直流呢？天空为什么是那般悠远清澄，绵绵群山是那般威严沉静？为什么原野上的植物是那样生气勃勃，森林的树木是那样蓊蓊郁郁？为什么，大自然突然之间呈现出如此美妙壮观的景色！以往，我一次又一次地旅行，大约也见过这般美丽的景色吧，但肯定是我将它当作平平常常的景色一眼带过去了。我为什么没有把它描画下来呢？现在，我非但没有了绘画的愿望，甚至连活下去的希望也失去了。——喜悦和悔恨充满心头。

之所以发现那片风景光华奇异，也许是因为我再无绘画之意和生存之望了。心灵变得极度的纯粹吧！一定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死神骤然将至，心里反而更为强烈地映照出生之影象来。

我由衷地热爱大自然，牢牢地把握着它的生命感。然而，每当我一作画时，便受到了题材的独特性以及构图、色彩及技法等的限制和束缚。面对那些更重要的而又根本的、令人为之感动的东西，缺乏准确的把握能力。我把这一切都当作过时的东西加以抛弃，然后再求得新的进步。

另外，每当我作画时，内心总是指望该作品在展览会上获得好评。经商破产的老父亲，长期卧病的母亲和弟弟，给我的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我不得不引入注目，出人头地。朋友们一个个相继成了画坛宠儿，成了所谓的流行画家，只留下了我孤单一人。我心情焦急，但步子缓慢。由于有了这些想法，我的心境就不能变得纯粹了。

分析一下我那时的心情，虽不能井井有条，但我确实这样对自己说过，倘若万一再有机会拿起画笔，——也许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一定要用现在的心情把这些难得的感受画下来。

我满脸汗水混夹着尘土在熊本市的焦土上奔跑，同时，我感到我的心紧缩了。

现在看来，我成为风景画家可以说是逐渐被逼出来的，是锻炼的结果。在人生的旅途中，曾有几条歧路。初中毕业时，决心当画家，而且选择了当日本画家这条路，这就是一条大的歧路。战后，走上了风景画家这条路，这也是一条歧路。应该说，是比我自身的意志更强的外在力量将我推上了这两条歧路。的确，与其说我生存着，毋宁说是被动地生存着。可以说我是被某种力量造就成了日本画家，被造就成了风景画家

的。那么，这种力量叫什么呢？我自己也不明白。

注（1）昭和：昭和是日本的年号，昭和元年即1926年。后面文中未注明年号的某某年，即指昭和某某年。